

敦煌學

第十八輯

敦煌學會編印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X VIII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Hwa Kang, Taipei Taiwan R. O. C. 1992

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的「獠獠」

潘重規

倫敦藏敦煌寫本〈六祖壇經〉記錄了六祖自說求法的經過，他說：

惠能慈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派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小（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買（賣）柴。忽有一客買柴，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卻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明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蕪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現今在彼，門人有千餘衆，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真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作佛。」大師遂責惠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獠獠，若爲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獠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六祖口中提及的「獠獠」，丁福保〈六祖壇經箋註〉曾加以解釋，云：

獠音葛，獸名。獠音聊，稱西南夷之謂也。〈一統志〉八十一：「肇慶府，秦爲南海郡，地屬嶺南道，風俗夷獠相雜。」山谷〈過洞庭青草湖〉詩：「行矣勿遲留，蕉林追獠獠。」注曰：「山谷赴宜州貶所，嶺南多蕉林，其地與夷獠相接。」韻會：「獠者，短喙犬。獠，西南夷。」

規按，「獠獠」連爲一詞，蓋始見於壇經寫本。考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七〈邊防三、南蠻上〉獠云

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於邛笮山谷之間所在皆有（原注：此自漢中西南及越嶲以東皆有之）。俗多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瞿、阿改；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往往推一酋帥

爲主，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黨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仇怨，不敢遠行。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如豬狗而已。亡失兒女，一哭便止。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唯執槓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群聚鼓之，以爲音節，爲紉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桐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蜀本無獠，李勢時，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爲、梓潼（原注：今蜀川之內），布在山谷十餘萬落，攻破郡縣，爲益州大患。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夾山傍谷，與人參居。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爲匪人。至梁武帝，梁益二州（原注：今漢川蜀川郡縣地），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籍爲利。後魏宣武帝正始初，將夏侯道遷漢中附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原注：在今清化郡）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帥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隆城所管獠二十萬戶，所謂北獠也。歲輸租布。魏明帝孝昌初，據城叛，入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斬之。後梁州爲梁氏所陷（原注：今漢中郡），自此又屬梁矣。後周武帝平梁益，今所在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壓獠焉。復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達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也。

以上《通典》據舊史詳述南蠻獠族之源流，《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南蠻傳》更詳述唐代獠族之狀況，茲擷錄如後：

南平獠，其王姓朱氏，號劍荔王。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齧齒。大抵劍南諸獠，武

德貞觀間，數寇暴州縣者不一：巴州山獠王多馨叛，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又破餘黨符陽白石二縣獠。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未幾，反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歲，益州獠亦反，都督竇軌請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險，當拊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爲民父母意耶！」貞觀七年，東西玉銅獠反，以古屯衛大將軍爲翼州道行軍總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是歲，巴洋集璧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侯將軍上官懷仁破之於璧州，虜男女萬餘，明年遂平。十四年，羅竇諸獠叛，以廣州都督黨仁弘爲竇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男女七千餘人。高宗初，琰州獠叛，梓州都督謝萬歲，兗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之。萬歲、法興入洞詔慰遇害。顯慶三年，羅竇生獠酋領多胡桑率衆內附。上元末，納州獠叛，寇故茂都掌二縣，殺吏民，焚廨舍，詔黔州都督發兵擊之。大歷二年，桂州山獠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貞元中，嘉州綏山縣婆籠川生獠首領甫枳兄弟誘生蠻爲亂，剽居人，西川節度使皋斬之，招其首領勇于等出降。……戎瀘間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踰數百里，俗喜叛。其種落張侯夏永與夷獠梁崇牽、賈問及西原酋長吳功、曹復合兵內寇，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

長慶初，以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黃氏。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畏死。

邕管節度使辛謙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賚美貨啖二洞首領。太州刺史黃伯蘊、屯洞首領儂金意、員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驩。員州又有首領儂金澄、儂仲武，與金勒襲黃洞首領黃伯善。作善伏兵瀼水，雞鳴候其半濟，擊殺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後欲興兵報仇，辛謙遣人持牛酒音樂解和，并遺其母衣服。母，賢者也，讓其子曰：節度使持物與獠母，非結好也，以汝爲吾子，前日兵敗瀼水，士卒略盡，不自悔，復欲動衆，兵忿者必敗，吾將囚爲官老婢矣！金勒感悟，爲罷兵。

觀以上《唐書》〈南蠻傳〉敘唐時稱獠人皆通稱「獠」，或稱「夷獠」、「生獠」。以其居處，則稱「山獠」、「洞獠」、「峒獠」。冠以姓氏，則曰「葛獠」、「黃賊洞獠」。或舉其特徵，曰「飛頭獠」。其他則皆舉地區曰：「南平獠」、「烏武獠」、「巴州山獠」、「符陽白石二縣獠」、「眉州獠」、「洪雅二州獠」、「益州獠」、「東西玉銅獠」、「巫州獠」、「鈞州獠」、「明州山

獠」、「巴洋集壁四州獠」、「琰州獠」、「羅竇生獠」、「桂州山獠」、「嘉州綏山縣婆籠川生獠」、「戎瀘間葛獠」。其泛見《唐書》諸紀傳者，如：

卷一百七十〈全鏐傳〉：

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

又〈趙昌傳〉：

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美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

卷一百八十二〈盧鈞傳〉：

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潔廉。專以清淨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挺爲亂。

卷二百九〈酷吏周利貞傳〉：

先天初，爲廣州都督。利貞顯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爲寇。

卷一百六十三〈馬總傳〉：

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

卷一百六十七〈王式傳〉：

我自縛叛獠，非爲寇也。

卷一百九十〈鍾傳傳〉：

洪州高安人，時仁芝猖狂，江南六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

卷一百二十三〈李嶠傳〉：

高宗擊邕巖叛獠。

卷一百二十五〈張說傳〉：

說上疏曰：「今北有胡寇覬邊，南有夷獠騷徼。」

卷一百十二〈韓思彥傳〉：

巡察劍南，益州高贄兄弟相訟，累年不輟。思彥敕廚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

卷五〈玄宗本紀〉：

開元十四年二月，邕州獠梁大海反。

卷一百二十七〈裴佖傳〉：

遷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夷獠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服。

卷一百六十八〈柳宗元傳〉：

詒京兆尹許孟容曰：「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

卷一百八十六〈鄧處訥傳〉：

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高駢擢滿爲裨將，鎮蠻軍。先是陔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鬥，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向瓌召梅山十峒獠。

卷一百九十三〈龐堅傳〉：

（祖玉）出爲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

卷一百九十七〈韋仁壽傳〉：

山獠方叛。

〈裴懷古傳〉：

或曰獠夷難親。

卷二百三〈于邵傳〉：

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餘，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

卷二百五〈列女傳〉：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鳳以羅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

卷二百七〈宦者楊思勗傳〉：

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

凡所指稱，獨不見「獠獠」之名號，而「獠獠」一詞，又惟見於寫本之六祖壇經。若如丁氏箋釋獠犬之解，是五祖輕鄙獠族，有逾於常人，揆之祖師悲心，無乃不類。余竊以爲敦煌寫本，多當時人俗寫文字，寫本中「獠」字，乃「獵」字俗書。姑就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一百餘卷敦煌寫本檢尋之，「獠」字凡四見，皆當爲「獵」之俗寫，茲列舉如下：

(一)大方便佛恩經（「敦煌卷子」）頁二六六）：

我等宿世造何惡行……爲田獵魚捕。（附圖一）

(二)佛說父母恩重經（「敦煌卷子」頁二七一）：

迦夷國王入山射獵，挽弓射鹿。（附圖二）

(三)大般涅槃經（「敦煌卷子」頁六五二）：

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阻壞我之正法，譬如獺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附圖三）

(四)優婆塞戒（「敦煌卷子」頁八四九）：

十一作獺師。（附圖四）

以上四個寫本的「獺」字，必當認定是「獵」字。同樣，我認為敦煌〈六祖壇經〉寫本的「獺」字亦應當是「獵」字的俗寫。獺是夷蠻之人，居山傍水，多以漁獵為生。田獵漁捕是極大惡行，身為獵師更是觸犯經律重罪。嶺南華人與獺民雜處，頗多從事漁獵，自然與學佛之路是背道而馳。六祖來自華夷雜居的嶺南，五祖稱為「獵獺」，無異是說「一個身犯重罪的野蠻人還能作佛嗎？」後來六祖得受衣法後，辭別時，五祖囑咐他努力向南，大弘佛法。興善寺本《六祖壇經》〈悟法傳衣門〉說：

辭違已了，便發向南。……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五年，常在獵人中，雖在獵中，每與獵人說法。

高麗傳本《六祖壇經》說得更加詳細：

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吃肉邊菜。」

由此看來，不但獺夷常事田獵，即六祖亦會長年過著獵人的生活。說不定六祖還是受了五祖斥責「獵獺」——從事罪行的獺人——的暗示，因此，長年置身獵人隊中，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來修行弘法，亦未可知。這一個壇經寫本「獺」字的問題，雖然未見有人提出，似乎還是值得加以研究。管窺所得，不敢自信，草成此文，敬祈海內外大雅宏博，加以指正！

附圖一：大方便佛報恩經片段影印

窮厄衰禍已至舉手栢頭塵土目至舉身投
地自悔情言我等宿世造何惡行為敬父母
真人羅漢為誘正法壞和合僧為田獵魚捕
乾稱小斗劫奪衆生為用照提僧物本何令

附圖二：佛說父母恩重經片段影印

尖懊惱流淚雙下啼尖目腫汝初小時非吾不
長但吾生汝不如本无昔丁蘭木母川靈感
應孝順董廩生義之報德郭巨至孝天
賜黃金迎夷國王入山射獵挽弓射鹿悟傷閃
勾二父母仰天悲嘆由是至孝諸天下藥塗瘡

附圖三：大般涅槃經片段影印

知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
漸當阻壞我之心法譬如稻師身取法衣魔
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
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

附圖四：優婆塞戒片段影印

優婆塞者謂魚七者齋牛八者殺九畜
十作吾雜十一作鴛鴦十二作龍十
三人十四作龍十五南音十六以苦觀
七種卵類鐵釘燒灰加人國王大臣受

附圖五：正名要錄

軫軫 齋財 應祺 臆言 軫軫 厚和

然黑 谷百 嶺島 巾委 鳴鳴 穴肉 得得

軫軫 者則 應祺 臆言 軫軫 厚和

默嘿 豁豁 臘臘 哧哧 鴉鴉 穴肉 得得 12

信信 熱熱 涑涑 榻榻 錫錫 洛洛 屬屬

箔箔 鞞鞞 稍梨 跡迹 錫錫 錫錫 嶽岳

湫湯 壓押 斛斛 按按 窈窈 盪盪 暱暱

碣確 攷弼 慶袂 縛縛 籥籥 趨蹌 鑿鑿

右字形雖別音義是上古而與者居今而要者居下

敦煌學 第十八輯

編輯者：中國文化大學 敦煌學會
中國文學研究所

出版者：中國文化大學 敦煌學會
中國文學研究所

聯絡人：臺北市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 朱鳳玉 /

經銷處：臺灣學生書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電話：三二一四一五六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訂價：新台幣三八〇元
(郵費另計)
